

河南程氏遺書附錄

二

太母制政下令不出房闥天下固已晏然方大講求政事之得失救偏矯枉資人材以成治功之時如先生之材大小左右内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時雨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更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四十三

遺書附錄

十六

七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爲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道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爲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爲政視民如子慘怛教愛出於至誠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以親老求爲間官居洛陽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于家化行鄉黨家貧蔬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調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絕于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爲枝詞要其用在己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

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睹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為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為時之通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為且大用及聞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其命矣夫

書行狀後

游酢

建安游酢曰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

大節伊川季先生與門人高第既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備採錄云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橫行匈奴視叛羗為易與耳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為破其疑使內外動靜道通為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祕其學不多為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

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擢爲御史 睿眷甚渥亟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辨於早而戒於漸一日 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唯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 神宗爲之動顏會同天節宮嬪爭獻竒巧爲天子壽先生旣言於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爲非上意

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滛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佗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賀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謂旣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發於中暢於四支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此先生少長親闡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洒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

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來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初至鄆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号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

所盜卒以善去州從事有旣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爲嫡孫未果承重先生爲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爲定令而天下搢紳始習爲常蓋先生御小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甯中之氣冲如也所至士大夫多弃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旣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爲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飢寒已仕者忘爵祿曾重者敏謹細者裕強者無拂理愿者有立志可以修身

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
追咏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俛然
無據而已也方朝廷圖任真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識
者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
與廢果非人力所能爲也悲夫哭而爲之贊曰

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歟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歟
確然高明萬物覆焉墮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
歟陽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其
和歟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此歟不然何穆
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嗟
乎孰謂此道未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歟百世之

下有想見夫子而不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歟

哀詞

呂大臨

嗚呼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善政泯沒而
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絕而不得聞以章
句訓詁爲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爲能盡儒術使聖
人之道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日用之末反
求諸已則罔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若不可行異端
爭衡猶不與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
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
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
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

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道也元豐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門人學者皆以所自得

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志爾汲郡呂大臨言

墓表

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

守太師致仕潞國公文彥博題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刻之石曰

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

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
天不救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
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
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功大矣於
是帝師采衆議而為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
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
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世而長存勒石墓
傍以詔後人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伊川先生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

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

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

見語年十四五與明

聖王

遺書附錄

二二四

江傳

道同受學於春陵周茂叔先生

徽宗實錄皇祐二年

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

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

間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

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

職集文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

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眾童蒙訓舉進士嘉祐四

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

與族人見善錄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

足不願仕也命衆博士即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正

先生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

特立之操出群之姿嘉祐四年師臣方領國子監親
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為師明經術通古治
往敷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非同拘士曲儒法有偏
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特以不次旌用明道
長信在朝廷必為國器伏望特生所薦數十人
狀云張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數十人
表弟願為首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
弟願為首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

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

行義於朝公見哲宗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

力學好古安貧守節高蹈聖世信動尊禮義年踰五十

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類又言頤道化又案胡文定

命擢以不次足諫信朱光庭又言頤道化又案胡文定

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化又案胡文定

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

其神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徹至知幾

斯人俾富勸講必能輔養聖德達當世之務乃天君心

為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君心

兼先覺聖代之真儒俾文之日侍經筵宗時起陳擢聖訓

兼先覺聖代之真儒俾文之日侍經筵宗時起陳擢聖訓

兼先覺聖代之真儒俾文之日侍經筵宗時起陳擢聖訓

兼先覺聖代之真儒俾文之日侍經筵宗時起陳擢聖訓

兼先覺聖代之真儒俾文之日侍經筵宗時起陳擢聖訓

兼先覺聖代之真儒俾文之日侍經筵宗時起陳擢聖訓

兼先覺聖代之真儒俾文之日侍經筵宗時起陳擢聖訓

兼先覺聖代之真儒俾文之日侍經筵宗時起陳擢聖訓

兼先覺聖代之真儒俾文之日侍經筵宗時起陳擢聖訓

兼先覺聖代之真儒俾文之日侍經筵宗時起陳擢聖訓

兼先覺聖代之真儒俾文之日侍經筵宗時起陳擢聖訓

兼先覺聖代之真儒俾文之日侍經筵宗時起陳擢聖訓

遺書附錄

二一五

卷之五

高風素節聞於天下及知者觀其所學真得聖人之
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
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遺一毫之為
博通三理而無一物之不知以道言乎才則開物成務
而無一理之不總一物之不知以道言乎才則開物成務
子進學之席初若不盛哉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
官西京國子監教授錄見實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

元年三月至京師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學極聖人

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人莫不翹首鄉風以觀朝廷

所繫天下之心向願陛下加所以待之禮擇所不獨

處之一方不使高潛光隱德之士盡其用則所得不獨

廷出除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

美廷出除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

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巖叟奏云臣

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

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

之誠尚為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頤均

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闕天下之

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

頤然非為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不一見而後命

之間兩得於是召對 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為崇政殿

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

事其一以上富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

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

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

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

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

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

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劄子三道見文集又按劉忠

居尊未破命而先論事為非是蓋不知既而命下以

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錄見實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

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踈略如

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

以輔上德覲文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

看詳國子監條制錄見實先生所定大槩以為學校禮

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

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導
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講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
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侍賓史師齋立觀
光泮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舊實錄云禮部尚書
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
人必經三舍科舉固已精密宜一切仍
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
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
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
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
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
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
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

三十一 遺書附錄 二十七 劉元

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
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
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
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
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上德未必無補且使講
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佗
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
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
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揚時曰事道與
不同常夷甫以布衣
入朝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為講官朝廷欲使兼
夷甫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
仕須三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仕然且苟祿也然後出

道學不謂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崇公之二年
受人不以爲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爲長也

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

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

作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

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

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

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

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

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

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

動上意見文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

之人王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

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

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志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

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

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

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明氏論而

哲宗亦常首肯之見文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

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

就醫巫官問起居見語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潛

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

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執

為得矣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
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嘗聞

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

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

海則天下幸甚見語錄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

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

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錄且云所講書有容字中
溫公聞之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

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

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

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

勿復避見語錄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

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

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

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

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

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

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馬又不為妻求邑封

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

日乃為妻求封乎見語錄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

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

往見龜山語錄或云恐無此事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

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

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
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

黨類巧為謗詆傳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呂申公家

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

又按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察稱賀訖而兩省

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願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

歌豈可賀赦才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

日哭則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願眾皆大笑結怨之

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願眾皆大笑結怨之

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

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

飲酒者左袒於是范醇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又鮮于

氏傳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破

諫饌然以雀糲遂輪為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

政殿說書程正叔以食肉為非是議為素食眾多不

從一曰門人范淳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翰蘇子瞻

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揆輩街之遂立敵

矣是後諫饌亦不行又語錄云時呂申公為相凡事

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

詆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為某官蘇右丞沮止毀及

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頃觀過其門者無

不肅也又按劉諫議盡言集亦有異論劉非蘇黨蓋

知耳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

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

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

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

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儉巧素無鄉

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

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

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見舊實錄又文仲

傳亦載其與呂大以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

日文仲為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

傳亦載其與呂大以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

日文仲為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

傳亦載其與呂大以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

日文仲為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

傳亦載其與呂大以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

日文仲為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

傳亦載其與呂大以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

日文仲為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

傳亦載其與呂大以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

日文仲為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

傳亦載其與呂大以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

庭事語甚激三云文仲本以沉直稱杰意不曉事
為洋薄激所使以害善良乃自知為小人所給責
皆嘔血而死實矣又錄固多妄然此類不為無據新錄
政伏見元祐之初士皆謂得人實為便毀目布衣除崇
司及光呂公著皆與願相知二十餘術行誼天下共知
二人者非為欺固以誤聖聰也願在經筵切於皇帝
與人相接不為講說未交結又謂願體而言者謂願大
佞大邪貪顯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願體而言者謂願大
臣以巖叟氣役臺諫易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
王指以為願聖至如陛下輩切備講職實非敢望願也乃足以
輔導聖學至如陛下輩切備講職實非敢望願也乃足以
欲為願聖至如陛下輩切備講職實非敢望願也乃足以
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年猶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
復召願老在外無所憾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
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
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

遺書附錄

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

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直秘閣判西

京國子監三公繫年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

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遂除直秘閣判西

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今又適執弟黨道不同互相

非毀頤意為蜀黨所擠今又適執弟黨道不同互相

入便云頤意為蜀黨所擠今又適執弟黨道不同互相

道集見文而監察御史董敷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

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親舊未拜以疾尋鑿元祐九

年哲宗初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

集見文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
編管錄見賈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

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錄見語元符二年

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

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見曲還洛記善錄

歸自涪州氣貌容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

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鑿計既而供職門

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

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

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

范彛更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此前

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也疑西崇寧二年四月

監供職不久即嘗致仕也未詳宗寧二年四月

言考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

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

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

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

黨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

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覲語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寶

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

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

焞張繹成尹焞曰先生味即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為

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故所記有工此蓋夫能無失

也見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錄於

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

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初明道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

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

若接引後學隨人村而成就之則子不得讓焉

侯仲良曰朱公揆見明道于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

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二月游定夫揚中立來見伊川

一日先生坐而頤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

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姓就舍二子者退則門

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

蓋其學深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小從容爾明道

則已從容問則不至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沒昔之

門人高第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

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

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

見集序尹

簡易本於至誠其不見於言動事為之間處中有常

道必整齊喪簡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左右致養無

違以家口又曰任生力營辦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

謝良佐曰伊川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動聲色指

而集矣或曰伊川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動聲色指

此乃國家之大利也錢無利也遂止伊川聞之曰

平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鹽易

矣使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伊川曰將累人

其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論未可輕改也

遺書附錄

三十三

黃仁

嗚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根於心伊此心喪于利害而禮義以爲虛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斯世而衆乃以爲迂也惟尚德者以爲卓絕之行而忠信者以爲孚也立義者以爲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爲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意心與道合泯然無際無欲可以係羈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爲言兮知言者識其要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爲病兮此心終不得而形也惟泰山以爲高兮日月以爲明也春風以爲和兮嚴霜以爲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

得于數或觀于禮學者趣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真死其乃已自某之見七年于茲含孕化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兮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見于文字者有七分之一心繪于丹青者有七分之一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之一心猶或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于伊雒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也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則固不可得而聞也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三子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爲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誅而後徵

然而山頽梁壞何以寄情淒風一奠敬祖于庭百年之恨併此以傾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繹范域孟厚及焯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城是以後又按語錄云先生以易傳授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學者更須自體究故祭文有七分之語云

奏狀節略

胡安國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

遺書附錄

卷五十五

後

韋布超居講筵自司勸講不為辯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第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偽而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為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

出而以為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

書資口耳取世資而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喻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于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

臣爾 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
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
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
之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
載有正蒙書頤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
子質疑請益荅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
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 陛下特
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
祀典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猶有
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哀集四人之遺
書委官校 止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

四十五

推尊仲尼 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
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河南程氏遺書附錄



按此卷內所載張繹祭文斯世一作於世道合一作道會不可

得而名也一作其等惟泰山一作維趣之一作趨之自某之

見一作其先生有言一本上畢吾此生一無吾字固不可得

而聞也一本上有惟與二三子一本無此五二三子

之志一作其版本已定不可增益今見于此有別

鈔本者當逐處注入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河南程氏遺書附錄 / 佚名著. — 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4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028-4

I. 河… II. 佚… III. ①河南程氏遺書—附錄②程顥
(1032~1085)—哲學思想③程頤(1033~1167) IV. B244.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10109號

ISBN 7-5013-2028-4



9 787501 320288 >

書名 河南程氏遺書附錄(全二冊)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 (010) 66151313 Fax: (010) 66174391

E-mail: Btstxb@publicf.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造紙
華寶齋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一〇·五

版次 二〇〇三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五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028-4 / K·489

定價 二五二圓

